

週刊

日一卅月七年七十國民
元萬二十價售份每 · 版出六期星逢每

期三第卷一第

時事述評

促成對日和約——美蘇冷戰高潮中的小波瀾

柏林問題的回顧與前瞻……鄧以成

天皇在日本歷史上的真正

地位

鄭學稼

盟國對日管制政策

華封

閑話裕仁

陳庚孫

戰後日本政黨運動

李華白

論美國對日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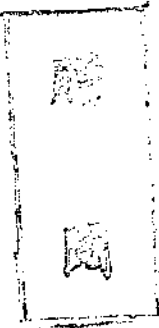
天山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

李毓田

不必要的戰爭(書評)

覃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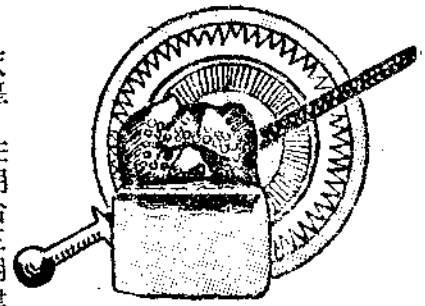


The Chuang Tsin Weekly

Published by the Chuang Tsin Publishing Co.
161 Sze Ta Road, Shanying Road, Shanghai, China.

號一六一路遠四路陰山(五)海上 址掛報電 李 善 胡 大 行 發
九 九 四 〇 九 五 號掛報電 部 輯 編 社 版 出 進 創 者 所 行 編 發
三 八 三 七 四 話 電 刊 社 版 出 進 創 者 所 行 編 發

郵資調整	直接訂閱	三個月	航空每月	掛號每月	平寄每月	國外三個月	三個月	每期零售	訂閱價目
請免補繳	可免	壹百	拾陸萬	叁拾陸萬	叁拾陸萬	美金二元	折一〇元	十二元	十二元



天皇在日本歷史上的真正地位

——天皇制存廢論之一——

鄭學稼

近來我國輿論界重新提出廢除天皇制的大問題。筆者認為：要認識那問題的真相，至少應了解下述三點：第一，天皇在日本歷史上的真正地位；第二，明治維新前夜之尊王思想與神道；第三，日本民族與天皇制——最後一點可說是全文的結論。茲將上述三點，分為三文，陸續登載本刊。

天皇，在明治王朝建立前，並無「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除了維新過程若干尊王主義者——或為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強調恢復天皇的權力外，大多數日本人，只知幕府的將軍，不知京都的天子。「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皇統萬世一系」，所以成為支配日本人民的意識形態，那是維新後絕對王政長期教育的成果。筆者深信：凡對日本歷史有理解的人，都會贊同上面的論述。

正寫日本史（註一）的筆者，對「天皇」名詞，有這一見解：在接受隋唐文化的「大化革新」以前，日本統治者的名稱為何，是一個謎題。（我們要知道，自明治維新後，近八十載的時間，反動的明治王朝，不斷消滅真史，假造歷史。那目的，無庸說，是企圖把欽定的日本史，充當統治的工具。）到仰慕上國衣冠文物的日本留學生回國，按大唐模型改造日本（那又是「大化革新」的鵝的）時，就抄襲唐高宗的稱號，尊自己統治者為「天皇」（註二）。這一抄襲，本是自卑感民族的慣技（遲到德川幕府末葉，尊王與神道思想流行時，還有漢學者荻生徂徠自稱為「日本夷人物」）。

（註一）十餘年來，筆者的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及著述日本史。已脫稿的，有第一（由遠古到王朝），第二（由鎌倉到桃山），第三（江戶時代）三冊，約八十萬字。第四冊（明治時代）已寫至明治二十年。第五冊為大正昭和時代。

（註二）所謂「大化革新」是指吸收隋唐文化的歷史過程，而命令的頒佈則在大化二年（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西歷六四六年）。革新後十八年，（唐高宗龍朔三年）因爭取朝鮮霸權，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結果日本慘敗。敗北的日本民族，更加崇拜大唐。又十一年（高宗上元元年，西歷六七四年）八月，高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事畢模倣大唐的日本人，就把「天皇」作為自己統治者的光榮尊號。我們應知道：最早日本史——「古事記」，約脫稿於七二二年，「日本書紀」則脫稿於七二〇年。

但，天皇的尊號，和成為統治者諸天皇是否受人敬畏，係兩宗事。朝代既

有興衰，衰世的統治者不能因為有「天皇」之尊而免去末世之君的痛苦。因此，「大化革新」所建立的絕對王權，兩百載後，由於莊園制度的發生，開始沒落，代以攝政與關白的政制。到源氏與平氏爭權，天皇不僅是傀儡，而且受武士的欺凌。當日，武士的意識，只知餵養自己的主人，不知有君主——牠又是所謂「武士道」（註三）。

（註三）明治維新後，御用的學者，如重野安釋們，為掩蔽事實，特宣傳自己幻想的「武士道」，強調武士有種種美德。凡讀飲冰室文集的人，都會知道當時遊日的梁啟超先生，也受那宣傳的欺騙。

源、平之爭，用安德天皇的血塗寫源氏的勝利。勝利的源賴朝，依理是可以廢除天皇自立的，但久受中國儒家思想支配的日本人——尤其是賴朝的策士大江廣元們，卻不敢冒「廢君」「篡位」的惡名，發明「幕府」制。牠的特點，是天皇統而不治，治權操於征夷大將軍之手。靠着這一制度，天皇的名義，才得保存。因為，有名無實的統治者，既成為若有若無的裝飾物，那誰也無需危害他的生命。

自賴朝建立日本史上第一個幕府——鎌倉幕府後百餘年，紛亂的局面配合王室的內訌，產生南北朝的對立（註四）。足利尊氏（室町幕府的建立者）是北朝的真正主人，而他的反對者即大和一帶的寺院與豪族，是南朝的實際統治者。南北兩統由對立到統一，要經過半個世紀。就歷史的真實意義而言，王室的分裂，不過是時代的插曲，可是，却由這次的分裂，在意識形態上產生後日尊王家們所需要之理論基礎。那就是南朝忠臣北高親房的「神皇正統記」。

（註四）盟軍佔領日本後，大阪有小商人某，自稱為法統上真正的神皇。這個人，是否南朝後龜山天皇的後裔，由於這重大事件缺乏詳確的報道，無從明白。應當注意之點：美國不詳細地公佈他，也許為自己後日的便利。至於自稱對天皇制極感興趣的中國知識份子，那事件在他腦中恰似天空一瞬消失的白雲！

北島的「神皇正統記」，企圖證明兩點：第一、日本是神國，她的皇位，世代相傳不絕；這是「萬世一系」思想的始源。第二、正統的、合法的天皇必擁有天照大神賜與的「三種神器」，那就是「八咫鏡」、「八坂瓊曲玉」和「草薙劍」。他用儒家的學說，說明「三種神器傳世之事，與日月星在天相同。鏡者日之體也，玉者月之精也，劍者星之氣也。」因為，「鏡不藏一物，無私心而照萬象，是非善惡之姿畢露。依其姿而以感應為德，是正直之本源也。玉以柔和善順為德，是慈悲之本源也。劍以剛利決斷為德，是智慧之本源也。不翕受此三德，則天下誠難治也。」

但，值得我們研究之點，不是神器與三德的關係，而是：日本的神話與歷史，對於三種神器的傳說及記載。依神話，當天孫下降前，天照大神會將石凝姥命所作的八咫鏡，玉屋命所作的八坂瓊曲玉，素戔嗚尊所獻的叢雲劍賜給他。到達目的地後的天孫，怎樣保有那三種神器，就在神話中也找不出牠的影子。一直到景行天皇（他也是傳說的人物）時代，忽然有劍的神話的出現。依牠，景行四十年，天皇命日本武尊東征。尊叔母大倭姬命，以叢雲劍賜他。行至駿河，他中賊徒的狡計，陷於四面皆火的草野中。當這危急的時候，他拔劍撥開前面的草逃脫。逃命的他，就改劍名為「草薙」。佩「草薙」劍的日本武尊，後日巡行到尾張，愛上官寶媛，臨行特留劍給她以為紀念。官寶媛手中的寶劍，如何傳給後人也沒有明白傳說與記載。

文字記錄中，提及三種神器之一的，是村上天皇天德四年（西曆九六〇）九月的記載。據云，該月宮殿大火，寶物悉滅，只放在溫明殿的「神鏡」自飛至南殿的櫻桃樹內。「神鏡」真具有這樣的威靈嗎？不愁沒有試驗的機會。後朱雀天皇長曆三年（西曆一〇三九）六月內宮大火，京極殿燬，會飛的「神鏡」卻化為灰燼。北島氏的著作，也不否認這宗事，只說被燒成灰的鏡，猶現靈光。由以上的神話和記述，我們知道，到十一世紀初三種神器中只剩劍和玉了。十二世紀末，當平氏戰敗西奔時，劍和玉曾被安德天皇及國母帶走。壇島一戰，目擊平氏滅亡的清盛後室時子，抱着小天皇，懷神靈（即玉），佩寶劍，投入海中。安德的不幸，自然不會引起新天皇的悲傷，但沒有那兩樣東西，據云却會使朝廷大為不安。於是，有命令打撈的事。依史載，當年（西曆一一八五），只撈到「神靈」，寶劍無着。後鳥羽天皇，因此以「畫之御座」的劍代替寶劍。

我們不管那些神話和記述，是否可靠，却有一個正確的結論。那就是，在南北朝前夜，所謂三種神器，依記述只有八坂瓊曲玉——當北島氏獻「神皇正

統記」給後村上天皇那一年，依歷史的記載，南朝還沒有那寶劍。

日本考古學，告訴我們：古代酋長們的殉葬品，却有那鏡，玉和劍。這表示，所謂「三種神器」，在遠古，是權力的代表。大概到十二世紀，日本還保有那傳統的觀念，所以北島親房強調牠。這一強調，想不到會在意識形態上支配後來的日本人：「三種神器」，不僅是「萬世一系」的證物，而歷代天皇的即位大禮也不能缺少那三種東西——雖然全是假的（至少有兩種不是真的），因為，那是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對於有知識的人，那證物與象徵，算是笑柄，誰知到偽滿成立，關東軍的祭司——橋本虎之助，還強迫偽帝溥儀，前往東京拜受昭和賜他的劍和鏡（這暗示，劍與鏡是假的，可以送人；但也沒有實證證明玉是真的）。在遠東戰犯法庭上，頗有一些日本歷史常識的溥儀，說到那宗事，幾流下淚來。因為，他感受大侮辱（註五）。

（註五）參照拙作「近十五年日本秘史」。此書，七月末可由大東書局出版。擁有「三種神器」的天皇到室町末葉，土地被武士們佔領，貧至無法養活小朝廷的「公卿」。知道這實況的拳鞋奴豐臣秀吉，就用金錢收買他，達到挾天皇而令諸侯的目的。但到德川家康奪取豐臣氏的天下建立江戶幕府時，天皇朝廷的總收入（最多約十二萬石），不及小諸侯。家康和他的後代，曾用各種命令，限制天皇的權力。在「禁中并公家諸法度」中，規定「天子諸藝能之事，第一學問也。」接着，指出天皇應讀的書，和該專心做倭歌。此外，不許諸侯擅自謁見京都的天皇。天皇事事仰幕府的鼻息：幕府或干涉天皇的戀愛自由，或懲罰他的近臣，或迫他退位，使他天天在威脅中過活。不僅如此，天皇的支出，由幕府派會計官駐宮監督。赤字的他，只好靠寶字及諸侯們的施捨，而彌補。窮困至此，他的破宮殿，成為盜賊光顧的對象，他的祖先陵墓無法修理。我們可以說，在上述境況中的天皇，不特無神聖可言，而且似籠中的鳥，牢中的囚人！

這是，當美國派遣柏理海軍提督用武力強迫日本開國（西曆一五八三年，即明治生前一年）前，天皇在日本政治舞台上的真正地位。處那一情況下，難道還有天皇制存廢的問題嗎？

天皇制存廢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在明治王朝（註六）建立之後。要明白牠，必須理解明治維新前夜之尊王思想與神道的發生。

（註六）「萬世一系」是偽造，是宣傳的口號，不足信。目前我們所注目的天皇制，是始於明治王朝。因為，該王朝的創建者——明治，不僅強調天皇的神聖，而且扶植「神道」，使他和他的子孫，充當「祭政一致」的天皇。



盟國對日管制政策

華封

本文敘述盟國對日管制的根本政策，及已有的設施。至於設施的後果，則非論述的對象——編者

一 根本目的

日本自無條件投降後，由聯合國加以佔領與管理。佔領與管理之根本目的，為撲滅軍國主義與確立民主主義。此外如索取賠償懲罰戰犯等則屬於次要。換言之，戰犯懲罰等，可視為廣義撲滅軍國主義之一部份。

此根本目的明載於波茨坦宣言。此宣言在第六條以下規定投降的條件。第六條為「非將軍國主義驅逐出於世界之外則不能產生和平、安全、正義之新秩序，故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國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這是指撲滅軍國主義。其第十條為「日本政府應消除復活及強化日本國民間民主主義傾向之一切障礙，確立言論、宗教、思想之自由與尊重基本人權。」這是指確立民主主義。此外如第九條之日本軍隊的返國，第十條之戰犯的懲罰，第十一條之索取賠償，維持和平經濟等，均為次要的。由之，就波茨坦宣言而言，聯合國之對日管理的主要目的，為撲滅軍國主義與確立民主主義。

二 基本原則

為實現上述的根本目的而實行管

理之原則，以撲滅軍國主義，確立民主主義及維持和平經濟為最重要，故可稱為對日管理的基本原則。此外各戰爭責任的追究與公正的賠償，均為次要的原則。

撲滅軍國主義，係管理的根本目的之一，又為其基本原則之一。第一為取消軍隊，包括海陸空軍的廢除，武裝的解除及器材設施的處分等。第二為追放軍國主義指導者，包括陸海軍高級人員，國家主義的及軍國主義的組織指導者等之拘禁與處分及驅逐軍人脫離公私的要職等。戰犯處罰雖屬於追究戰爭責任的範圍，但指導的戰犯係包括於軍國主義的與國家主義的指導者之追放之內。第三為取消軍國主義制度，包括秘密警察制度的廢除，軍國主義的與極端的國家主義的團體與機關之解散，軍國主義與表現侵略精神的制度之制止等。

確立民主主義係管理的根本目的之一，亦為其基本原則之一。第一為民主主義的傾向之復活與強化，根據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樹立政府；第二為廣義的民主主義中所包含之基本的人權，即確立言論、宗教、思想之自由與基本的人權之尊重。

維持和平經濟，雖非管理的根本目的，但為在日本確立民主主義起見，必須維持其經濟，故和平經濟的維持為管理的基本原則之一。第一係維持為支持平時經濟所必需之國內的產業，相反的，即係禁止其為軍事的目的，尤其是為戰爭之用的產業；第二係供給日本為維持和平經濟所必需之原料；第三為參加世界通商，允許日本不久恢復其與世界其他各國之通商關係，在佔領期中，經適當統制，允許日本購進其為和平目的所必需之原料及其他物資，並輸出商品，以償付其經許可之輸入。

戰爭責任的追究，係次要的管理原則之一。若就廣義而言，包括於撲滅軍國主義之中，但因其頗為重要，故可獨立為一個原則。而此原則，第一為戰犯的處罰，尤其是對於計劃、準備、發動戰爭的責任者之處罰；第二為驅逐高級軍人，軍國主義的及好戰的國家主義的代表者脫離公私要職，解散此種主義團體等。

賠償亦係次要的管理原則之一。根據波茨坦宣言，賠償須為公正的實物的賠償，因而金錢賠償顯不包括在內。

對日管理的基本原則，如上所述，若加綜合的觀察，則在戰爭方面，極為嚴格，澈底撲滅軍國主義，使日本不能再從事戰爭，不論在物質上、精神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絕對不留具有戰爭能力的任何份子。其次追究戰爭的責任，不僅懲罰真正的戰犯，並且整肅次要的戰爭責任者，不許担任要職。其在和平方面則採取寬大溫和的手段，如確立民主主義等是。確立民主主義，乃為日本人民的幸福所必需之條件，此本來應由日本人民自己努力的，現由聯合國加以指導及促進，日本人應認為恩惠。聯合國此舉之目的，雖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結局也為本身的利益，但就日本而言，仍不失為恩惠的。至和平經濟的維持與公正的賠償，在日本無條件的投降之後，尚得允許維持和平的經濟，至於賠償，亦限於可能的實物賠償之範圍，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比較，顯為寬大的措施。

三 具體政策

根據上述的根本目的與基本原則而表現為具體的政策。此具體的政策，範圍廣汎，茲就其重要者，分為政治、經濟及教育三點，略加申述。

一、政治的管理政策 此可分為軍國主義的撲滅，民主主義的政治組織之確立及基本的人權之尊重。

先就軍國主義的撲滅而言，第一為武裝的解除與軍隊的解散，命令日

軍應即停止敵對行為，無條件的投降，完全解除武裝，交出一切的武器與裝備。後又命令日軍迅速實行有秩序的復員。日本政府根據此項指令，撤銷大本營、元帥府、軍事參議院、參謀本部、軍令部、陸軍省、海軍省暨一切軍令軍政的機關，更取消兵役法及義勇兵役法。是以日本國民已無兵役的義務。

第二為戰犯的懲罰與軍國主義的指導者之追放。命令軍退軍國主義的指導者之任公職，及禁止右翼團體的結社。凡屬於軍國主義與侵略主義的支持者，極端的國家主義的恐怖主義及愛國秘密團體之有力份子，以及曾在大政黨贊會、翼贊政治會、大日本政治會活動甚力之份子，均革去公職；解散黑龍會暨軍國主義的，極端國家主義的團體等二十七團體，並禁止組織以抵抗佔領軍，擁護侵略主義等為目的之團體。關於戰犯的懲罰，已命令逮捕東條英機以下許多戰爭指導者，並在東京設立遠東軍事法庭，開始審判第一級的主要戰犯二十八人，此外為虐待俘虜及其他違反戰時法規的戰犯，則由各地審判。

第三為軍國主義的制度之取消。即關於軍的各法令（兵役法，國防兵役法等），國家總動員法等，以及憲兵制度，均加取消。思想警察（特高）亦加裁撤，內務大臣，警察關係首腦部，全國思想警察官吏，全行免

職。

次就民主主義的政治組織之確立而言，第一為推進民主的政治組織，首先改革議會制度，會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閣議決定授與婦女參政權及減低選舉權的年齡等方針。其次為修正憲法，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上旬，日本政府發表憲法修正草案，經新議會通過，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施行。日本之政治組織茲已接近從前所未有之民主主義的政治組織。

第二為消除民主主義的政治組織之發達的障礙。根據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覺書，指令取消政治的，市民的宗教的之限制及人類、國籍、信仰、政見之差別待遇。其次即指令確立新聞言論之自由，神道應與國家分開，消滅軍國主義的，極端的國家主義之思想，改革從來之軍國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思想，成為正常的尤其是民主主義教育。

二、經濟的管理政策 經濟的管理政策之主要原則，為經濟的非軍事化，和平經濟的確立及經濟的民主化。先就經濟的非軍事化而言，為實現此項原則起見，第一係處分軍事設施與資材。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命令一切戰爭資材及其製造工場，研究所等，維持現狀而待最後的處分。最後處分係將一部份加以破壞成為碎鐵，另一部份撥充民用或為賠償之用。第二為禁止軍需工業的再興，如禁止武

器、彈藥、戰爭用具、海軍艦艇、飛機等的製造，原子能的研究。第三為禁止軍國主義的對外發展，如封閉對外發展之金融機關，開發公司等。

次就和平經濟的確立而言，第一為和平產業的再建，如獎勵最大限度的生產主要消費者商品，包括工業，農業及漁產品，更優先的分配給以此生產所必需之原料，燃料等。第二為由軍需轉為民用。軍需資材及工場除奉令維持現狀外，准許製造民用品。第三為繼續實行統制經濟，因目前物資缺乏，實際上不能實行自由經濟，故實行統制，以確保公正的價格。第四為自外國輸入物資，因糧食等必需品極感缺乏，故准許輸入糧食、棉花、石油、鹽等。

最後就經濟的民主化言，第一為財閥的解體。如三井、三菱及其他財閥，會獨占日本產業，並與軍部勾結利用戰爭而獲鉅利，一面推進戰爭，故首先解散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之四大財閥。其他財閥及有關公司亦均加限制，如禁止資金資產的處

分。財閥家屬的資產，亦受處分。（編者按：解散財閥，已成為解除財閥之招牌。）第二為戰時利得的沒收。此在財閥的公平分配上固為必要，對於財政的改革，亦有裨助。如實行利得稅及財產稅是。第三為農地制度的改革。日本農業尚含封建性，故其民主化尤為必要，因之第八十九屆議會提出農地改革的法律。第四為公認勞動組合（即工會），蓋因確保勞動者的正當利益，必須公認勞動組合，日本政府已制定承認團體交涉權及罷工權之相當進步的勞動組合法案並經設法通過。

三、教育的管理政策 軍國主義的撲滅，民主主義的確立，關涉教育之處甚多。是以日本教育的改革尤為重要。教育的方針特別注重於民主主義和平思想的普及，並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凡鼓吹軍國主義及極端的國家主義的教職員，均令去職或免職。此外更改革教育制度，如採用六三制等。

廣告刊例

地位	面積	全 面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底封面	一〇〇元	五十元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底封裏	八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普通			十六元	八元	

附註：廣告費以本刊該期零售定價十倍之倍數計算。

閑話裕仁

孫庚陳



抗戰前一年，上海出版界發生驚動朝野的大事，那就是：因「閑話天皇」一文而引起日本最強硬的抗議。到底，我外交當局賠不是，編輯人以「危害邦交」罪入牢。今天，筆者坐在曾被稱為「日本租界」的小樓中，敢用「大日本帝國臣民」眼裏最「不敬」的「閑話裕仁」為題，暢述現天皇的生史，那算是歷史的諷刺。

本文的主人公裕仁（日本天皇有名無姓），是「東亞大彼得」——明治天皇之孫，大正天皇之子。當他生時（一九〇一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他的祖父已完備巨大的功業，使三島之大的日本，變為世界的強國。高興的老天皇，於五月五日賜皇長孫以迪宮的稱號，並命維新功臣川村純義負責傳育的責任。

裕仁幼時生活的實況，不詳。（為着保持皇室的尊嚴，關於宮內動靜的報章，都須經過「宮內省」的檢查，而後公佈。）根據文獻，我們只曉得，川村伯爵於明治三十七年逝世。翌年，他的傳育職務，由東宮侍從丸尾錦作繼任。同四十四年四月，八歲的他入學宮院初等科肄業。該院院長，是日俄戰役攻下旅順的乃木希典大將。

明治駕崩，大正即位，裕仁立為太子。大正三年四月，畢業學習院初等科的他，入「東宮御學問所」。該所總裁係「日本海軍之父」東鄉平八郎元帥，副總裁為東宮大夫（後封子爵，曾任宮內大臣）波多野敬直。特地設立「

學問所」的目的，是教育裕仁怎樣做天皇。課程有歷史、修身、習字、國文、漢文、法文、馬術、數學、生物、物理、化學、地理等。所有講師，多是當日的著名學者與名將。

在這期間，裕仁的生活，當不甚愉快的。依「傳說」（但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是事實），他的父親，由於青年期的放浪生活，染上梅毒，所以，自即位後，臥病宮中，不問國事。他的母親，是號稱為「日本第一美人」節子，係九條道孝公爵第四女。（她於明治三十三年立為太子妃，翌年生裕仁。）大正的重病，能否生育，有很多人懷疑，但於明治三十五年生第二皇子雍仁（即秩父宮），同三十八年生第三皇子宣仁（即高松宮），到大正四年又生末子崇仁（即三笠宮）。節子皇后愛雍仁，她是否如姜氏之愛公叔段，我們還難明白那内幕，但若干觀察家，由後日秩父宮為皇位而勾結青年軍人組織（如「櫻會」），發動「二、二六」政變等行動，多相信裕仁不是節子的愛兒。

宮內的實況，雖非外人所能知道，却有若干從未宣佈的大事件，給人們作各種的推測。最重要的，是某女官發瘋而死的事。據云：該女官因為洩露節子皇后的私生活，和涉及秩父宮等真正身世的秘密，才被宮內省處死。死後為掩蔽實情，偽稱發瘋自殺。

大正三十年，故久瀨宮邦彥王長女良子，立為太子妃。這時突然發生「宮內某大事」，引起全國右翼份子，國粹主義者的抗議。由頭山滿（日本最反動的黑龍會首領，號稱「浪人之王」，與朝鮮及中國近五十年外交史有密切關係的人物）等的傳記，那「某大事」，就是當日宮內省，不知為着何故，要解除良子的婚約，至於裕仁本人太子身份，似乎也將不保。頭山滿等的抗議書，明白地述及太子的問題，可是却未吐露真相。一般人却以為主因在於皇后節子要改立雍仁。

裕仁，雖然在家庭中，過着不愉快的生活，却在學問上找到逃避所。依他的侍臣們的記述，他好學不倦，喜讀書和旅行。在許多學問中，他最喜歡的是生物學，因此採

時事述評

促成對日和約

新成立的監察院，通過鄒魯等九十四人所提「請政府早促成對日和約案」的原則。這是一宗大事，但却未引起國人普遍的注意！

歷史告訴我們：國與國間無永世的戰爭，戰爭只是和平的前奏。本着這一原則，對戰敗國訂立和約，算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年餘的今天，所以然不能訂立對德、日的和約，誰也知道由於戰後國際條件的複雜。由之，發生一個問題：處這一複雜的國際情況下，中國以主動的姿態，要求盟國訂立對日和約，算是明智之舉嗎？

第二次世界大界，始於「一九一八」。中國不僅是最初受侵略的國家，而且是受害最烈最久的國家。如果，道德規律還能支配馳聘於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家們，那在和會中具有最大發言權的，自然是中國。可惜，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們，都是馬基維利主義者，崇權術而輕仁義。因此，在美麗的開幕之後，既訂立許多出賣盟友的密約，又給人類歷史留下空前的污點，即所謂「否決權」。在這樣赤裸裸的弱肉強食世界裏，失去道德女神眷顧而又自陷於戰亂污泥中的中國顯然地無法獲得應有的利益。然則，為什麼我們要向盟國提出召開和會呢？

也許人們有這想法：對日問題，已成反對者攻擊政府的武器，如訂立和約，就可減少一種口實。這想法是天真的。因為在未來的和會中，夾在美、蘇之間的中國，除非一面倒縱使手執「否決權」也難行使。必然有這些的結果：同意蘇聯，不免得罪美國，而美國是不能得罪和不敢得罪的；同意美國，引起國內親蘇者的不滿，那不滿情緒，會發生大波瀾，如美、蘇之間訂立第二雅爾達密約犧牲中國，那將重演巴黎和會之山東問題的悲劇。由以上的敘述，我們不難明白：對日和約所造成的難題，恰與提案者



戰後日本政黨運動

李華白

當東久瀨內閣第八十八屆臨時議會前後，新興政黨就已開始萌動，到幣原內閣成立，組黨運動益加活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社會黨」成立，九日「日本自由黨」成立，十六日「日本進步黨」(後改「民主黨」)成立，而「日本共產黨」由於獲得合法性，亦開始黨的再建。其他各小政黨及「民主人民聯盟」，好像雨後春筍，亦都隨之茁茁然以出了。

日本社會黨——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由前衆議院舊無產黨系諸派議員水谷長三郎、平野力三、西尾廣造、松本治一郎、河上丈太郎、河野密、杉山元治郎等十二名之發起，舉行會議，決定統一舊無產黨陣營。十四日由安部磯雄、高野岩三郎、賀川豐彥三人連名，對無產運動同志遍發請柬。二十三日遂假新橋藏前工業會館，舉行舊社會民主黨、日本勞動黨、日本無產黨三系統二百餘名黨員大會，準備籌組日本社會黨。十一月二日，又假日比谷公會堂舉行成立大會，決定黨名為「日本社會黨」。該黨內部組織及重要人員如次：書記長片山哲、會計松本治一郎。中央常務執行委員：組織部長淺沼稻次郎、教育部長河野密、青年部長中村高一、情報宣傳部長水谷長三郎、調查部長原彪之助、婦女部長黑田壽男、國際部長田原春次、勞動連絡部長加藤勳十、農部連絡部長長野溝勝(餘略)。機關刊物：日本社會黨新聞(週刊)十萬份、青年社會黨新聞(週刊)。綱領：(一)本黨為國民勤勞階層之結合體，為獲得國民之政治自由，企圖民主主義體制之確立；(二)本黨排斥資本主義，斷行社會主義，以期國民生活之安定與向上；(三)本黨反對一切軍國主義的思想與行動，以期依世界各國之協力，實現永久和平。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第二十二日普選，有九十二名當選，因此得與進步黨(民主黨)相抗衡，在議會內為第二政黨。社會黨雖能在議會內為第二政黨，但其內部並不健全，左派與右派傾軋至為激烈。西尾末廣、平野力三等右派主張與自由黨聯合，而加藤勳十、鈴木茂三郎、黑田壽男等左派，則主張與共產黨聯合，並主張參加共產黨提倡之民主戰線。自社會黨成立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吉田內閣成立這一時期，為左派攻勢時期，右派則立於不利的守勢，但自吉田內閣成立後，政府發表了維持社會秩序聲明，右派則趁機於七月十四日常務委員會中，聲明與共產黨絕緣，始漸次在黨內得勢。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三十日三日，假東京神田

中央大學講堂，召開社會黨第二屆全國黨員大會，各地出席代表七百五十名。經過三日討論後，選出各部門負責人：委員長片山哲、書記長西尾末廣、組織部長田原春次、宣傳部長富吉榮二、文化部長松本淳三、青年部長黑田壽男、民情部長井上良二、婦女部長赤崎常子(餘略)。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社會黨常務委員會決定當前政策：「政治——參議院職能代表制之實現，大選舉區比例代表制之採用，選舉權被選舉權降低為滿十八歲。外交——秘密外交之打破，國際地位之恢復，與世界各國無產團體及社會主義政黨提攜。財政——財富再分配之實現，恩給及年金制之廢止，國民年金制之創設，計劃經濟下財政計劃之樹立，新幣制之確立。經濟——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之實現，經濟安定本部之改革，最高經濟會議之設置，重要產業金融保險業之國有化或社會化，國營事業專賣事業之社會化。勞動——勞動省之設置，實施一週四十八小時間制(礦坑內三十六小時)，以全部雇用為目標之失業對策之樹立。農業——農業之集團化與機械化，農業保險制度之確立，肥料飼料之國營，農民組合法之制定，水產省之新設，農田漁村工業之振興與促進。

日本共產黨——向為秘密組織，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盟國總部頒布釋放政治犯後，始成為合法政黨。是年十二月召開第四屆全國黨員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亡命海外十六年之野坂參三(即岡野進)回國，黨勢始為之一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該黨假京橋公會堂召開第五屆全國黨員大會，議決黨綱如次：(一)打倒天皇制，樹立人民共和國政府；(二)嚴正實施被茨坦宣言，支持民主主義諸國之和平政策；(三)解散一切反民主主義團體，嚴重處罰一切戰犯及人權蹂躪犯；(四)廢止天皇憲法，由人民制定民主憲法，廢止樞密院、貴族院、衆議院、制定民主的一院制議會，撤廢貴族及其他一切封建的特權制度；(五)即刻釋放及救援由於警察橫暴之一切犧牲者及一切政治犯，要求賠償被害者的損害；(六)撤廢對人民一切壓制法令，及刑法中之「對皇室罪」，反對大衆運動之取締，反對人種、民族、國籍之差別待遇，撤廢一切身份的差別；(七)言論、集會、出版、信仰、結社、街頭示威游行之完全自由；(八)不問居住及資產如何，確立對十八歲以上男女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反對官僚干涉選舉；(九)反對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法制、

文化及教育制度，創造並支持民主的進步的文化。日本共產黨自公開活動以來，竭力擴張黨勢，於第二十二屆普選，獲得一四三名候選人，惟當選者不過五名。該黨受大眾支持，以一九四六年五月為達最高潮，到六月十三日日政府發表維持社會秩序聲明後，頓受打擊，一時恐難期有何大的發展。該黨重要負責人：書記長德田球一、組織部長德田球一、宣傳部長野坂參三、出版部長神山茂夫、調查部長野坂參三、事務部長竹中恒二郎、文化部長宮本顯治、機關雜誌部長志賀義雄、前衛部長宮本顯治（中央委員略）。

日本自由黨——該黨以鳩山一郎為中心，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以來，鳩山便與安藤正純、蘆田均、松野鶴平、河野一郎、牛塚虎太郎計劃成立一自由主義的政黨。該黨當時暫名「新日本自由黨」，十月七日假東京丸之內常盤家事務所召開新黨籌備會議，出席者二百數十名，十月十三日舉出鳩山一郎等十五名為籌備委員。十一月九日假日比谷公會堂召開成立大會，正式決定黨名為「日本自由黨」。選出鳩山一郎為總裁、尾崎行雄、美濃部達吉、有田八郎、大口喜六為顧問，松野鶴平、安藤正純、植原悅二郎、菊池寬等為總務委員（餘略）。綱領：（一）實踐自由主義的波茨坦宣言，（二）保持國體確立民主的責任政治體制，（三）鞏固財政，再建農工商各產業，（四）宣揚政治道德、社會道德，（五）尊重人權，提高婦女地位，厲行社會政策。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普選，該黨四八七名候選人中當選一四一名，成為議會的第一黨。由於一月四日「公職追放令」之頒布，該黨最高領導者如松野鶴平、安藤正純雖被追放，但並無礙於為第一政黨。當選舉前，該黨即有外相吉田茂、厚相蘆田均、法制局長橋樑渡參加幣原內閣。普選舉行後，總裁鳩山一郎開始積極活動，準備奪取政權，企圖與社會黨提攜。其後鳩山被追放，遂以吉田外相為總務會長，與進步黨聯合成立吉田內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吉田首相正式就任自由黨總裁。

日本民主黨——民主黨前身為進步黨。戰前舊民政黨町田直系與舊政友會中島直系，金光系於一九四五年九月第八十八屆臨時議會中，就準備籌組新黨，幾經波折，未能成功。迨到十月初早町田直系勝正憲等與中島直系八角三郎等協論，於十月十三日假丸之內會館，邀集以上兩派二百餘名議員，舉行懇談會，決定設置「戰後政治經濟研究會」，二十五日給假原來地點舉行創立總會，而以宇垣一成、町田忠治為黨魁。同時舊政友會余光庸夫等則糾合與町田、中島兩派對立的殘餘勢力，準備另組新黨；而以近衛文磨為黨魁。此外，尚有當選三次以下的一部分議員，於九月二十八日舉行新日本建設調查會幹事會，

亦準備籌組新黨，至十月九日該幹事會改為「新黨促進委員會」，決定以犬養健等三十二名為委員。該委員會之成立，其目的不在與町田、中島聯合派與金光派鼎足而立，而在企圖聯合以上兩派另成立一新黨。十月二十三日，衆議院長島田後雄邀集舊政友系各派長老，決定各長老從第一線引退，以促成各派團結。十月十四日暫以「日本民主黨」名義召開三派籌備幹事會，十六日仍假丸之內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改正黨名為「日本進步黨」並舉出各部門負責人，以町田忠治為總裁，以齋藤隆夫、八角三郎等為總務委員。黨綱：（一）擁護國體，澈底民主主義，（二）尊重個人之自由，（三）建設新經濟體制。由於麥帥頒布之公職追放令的結果，町田總裁及以下大部分進步黨要員均被禁止為議員候選人，當時該黨幾陷於潰滅狀態。然四月十日普選結果，該黨候選人三七八名中，尚有九四名當選，得保第二黨地位。普選後總裁人選發生問題，結局乃以首相幣原任總裁。其後吉田內閣成立，進步黨幣原喜重郎、齋藤隆夫任國務相，一松定吉任遞相，河會良成任厚相，一時遂為自由黨吉田內閣準與黨。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幣原總裁與吉田總裁會晤，幣原提議進步與自由兩黨合併，並附言進步黨準備解散，惟為自由黨所拒絕。結局幣原乃羅致了自由黨以外的保守分子，於三月三十一日另組「民主黨」。因此，民主黨在議會中忽達到一四五名之多數，尚超過自由黨四名，遂一躍而為第一政黨，以蘆田均為總裁。此外保守派政黨尚有協同民主黨、國民黨、及各小政黨，因黨員都不多，且亦無獨特政見，故不引述。

日本社會黨與共產黨，就主義、黨綱、構成分子上講，本來是不分軒輊的，不過有一點大大不同，即日本社會黨是仿效英國費邊社派的社會主義，而日本共產黨則是隸屬於蘇俄。國家主義非常熾烈的日本民族，當然是要支持前者，而捨棄後者。值此克里姆林宮威望開始動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逐漸走向下坡路的大勢下，日本共產黨當然不會做出什麼奇蹟的。最近日本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之被刺，未曾引起全國大騷動，可為反證。可是，日本社會黨亦決不是有希望的，因為黨內人材太貧乏，對於行政工作太少經驗與領導力，況內部又有左右兩派尖銳的矛盾，水火不相容。現在日本大多數人民，可以說都在希望早訂和約，賠償減輕，秩序恢復，生活安定；然而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是非先討好麥帥不可的，討好麥帥，像保守派政黨幾個領袖幣原、吉田以及現任首相的蘆田應為最好不過的對手了。所以依我看，在目前局面下，保守派政黨在日本政黨運動中，還是要佔絕對優勢的。



論美國對日政策

天山

關於美國扶植日本問題，國際間早有爭議。最近，自「德萊勃報告」發表後，事態演變更趨嚴重，我國有關國家的朝野均有責難；司徒大使與美駐日當局亦有聲明與答辯。筆者在細讀各方評論、「聲明」和「答辯」之後，亦來檢討這一問題。

談到對日問題，我們應先提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國政府所決定嗣經蘇聯同意參加的「波茨坦宣言」中第六條規定：「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翼蔽護之下，以圖再起。

「，第七條：『……直到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而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須經盟國之軍隊予以佔領……』。第十條：『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第十一條：『日本將許其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賠款所需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

「波茨坦宣言」是盟國處理戰後日本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們今天評論美國現行對日政策之正確與否？自應以牠為準繩。戰敗後的日本，三年來完全是在大權獨攬的麥帥管制之下。在這三年漫長的時日中，日本究竟實行了甚麼改革呢？

第一，關於解除武裝和裁軍復員的問題。這一項工作是由麥帥命令日本復員局執行的。表面上看來，摧毀日本的軍備和彈械的具體工作，似乎都圓滿而有效地完成；但我們根據國內外的報導和許多遊日歸來者的觀感，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一般人民心理上，瀰漫着一種空虛，認為日本的武力，再沒有死亡，祇是暫時蟄伏着。同時日本人很敏銳地感覺到美蘇間的仇隙。他們利用美國對於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疑懼，忍氣承歡美國，期在美國羽

第二，關於日本的政治改革，盟國已經執行的項目中，主要的，是新憲法的制定與實行。我們知道這部憲法草案，曾經眾議院討論了兩個月，貴族院討論了一個多月才勉強通過，當時日首相吉田再三向議會警告說：「由於現行國際局勢的危急以及盟國方面的情緒，政府憲法草案的通過是必要的」。這可想到日本政府對這憲法的通過是懷着一種怎樣沉痛和敢怒不敢言的情緒。這使我們懷疑日本朝野是否真正重視這新憲法？更不能不令人懷疑到這憲法未來的壽命。

第三，關於公務機關的整肅和其他經濟方面之改革。麥帥會頒布範圍極其廣泛的整肅令，但由於執行方法的不善，而使這項整肅工作變成日本政爭的工具，雖然表面上有不少日本官員被整肅掉了，但他們卻仍在幕後形成一種力量參與決議。因此整肅令實際上完全失去原來的意義。至於經濟改革，主要措施是解散財閥和土地改革。關於後者，許多佃農、貧農所分的土地有限，而且由於農村經濟權握於大地主之手，仍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關於前者，解散的工作，是表面的；實際上，日本各大財閥由於願受美國大財閥的支配，已成爲「盟總」

盟軍總部）的寵兒——因此，有許多財閥領袖陸續釋放。不僅如此，正爲着美日財閥的「共存共榮」，「盟總」一再改變方針，不肯拆毀日本工業，反有提高牠的生產水準的各種計劃。這一點，再另述如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鮑萊代表團赴日本，進行調查工作，十二月七日發表其報告，牠是依據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日本生活水準而擬定，他主張任何戰爭設備軍需工業，應全部拆除，能充作賠償者充作賠償，其他重工業中顯然過剩的生產力，也應拆除，充作賠償，至於基本工業，如紡織生絲等准予保留，但建議將其工業能力削減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七年一月及八月，美軍部又派遣斯揣克技術調查團先後二次赴日重新調查日本賠償能力，預備重擬日本賠償方案，其計劃拆除工業，僅及鮑萊計劃百分之三十，這報告以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日本生活水準爲基礎，但藉口日本屬地喪失人口增加，主張提高到一九三六年的生活水準。

然而美國猶不以此爲滿意。本年三月，美陸次德萊勃率領調查團赴日本，在東京和麥帥與日相盧舉田行會談回美後於五月十八日發表其報告，是即所謂德萊勃報告。牠將備戰工廠賠償名單中所列各項又大部刪除，其主張賠償的全部工業設備價值祇六六二、二四七、〇〇〇日圓，按一九三九年匯率四日元合一美元折算，僅合美金約一億六千萬美元，約及斯揣克報告五分之一。最後該報告並主張：「日本在國外之資產，「滿洲」台灣及其他地區中資產，已入蘇聯及中國手中者，均應正式認作賠償而抵銷之，讀到這一段報告，實不能不令人有啼笑皆非衷心憤懣之感。自甲午戰後，至今五十年，日本在中國所掠奪之人力財力物力的結晶，原應視作

盟軍總部）的寵兒——因此，有許多財閥領袖陸續釋放。不僅如此，正爲着美日財閥的「共存共榮」，「盟總」一再改變方針，不肯拆毀日本工業，反有提高牠的生產水準的各種計劃。這一點，再另述如下：

歸還物資而無條件歸還中國。若認作日本的一國外資產，則中國八年浴血抗戰，軍民死亡一千五百萬，財產損失五百億美元，不僅無償，反而要倒向日本賠償了，無怪德萊勃報告發表後，不僅我國強烈反對，其他有關各國莫不譁然。

我們再說美國扶植日本的事實：

一、政治方面，對侵略戰爭應負重大責任的罪魁日皇，毫無處罰，姑息並拖延審問罪無可赦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華北特務首領和知應二，偽滿的功臣石原莞爾等罪行昭彰的戰犯特別是著名的飛機大王中島知久年這侵略戰爭的萬惡全力支持者竟都被釋放；侵華陸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侵華海軍總司令長谷川清及其他千百戰犯都仍逍遙法外，未加逮捕，遠東國際法庭，完全失去其政治意義。

二、經濟方面，准其保留商船四百萬噸，每年造船能力四十萬噸，紡錠擬恢復至一千萬錠，水電全部保留，達八百萬瓩以上，鋼鐵年產提高到八百十五萬噸，其他如硫酸硝酸灰碱等工業，均超過一九三五年水準。

三、軍事方面，就海軍方面言，日本最大軍港橫須賀，佐世保與吳港，不但未拆除，反按照美國設備予以擴充。交還驅逐潛水等艦二十八艘，允其成立海上保安廳，統轄巡視艦三十八艘，武裝警員八千名，以後再擴充至一三五艘與水兵一萬名。此外，還有掃雷艇一百艘。就陸軍方面言，警察人數由戰前之六萬五千名，擴充至三十萬名，等於其戰前常備陸軍及警察之總數，就空軍方面言，除保留其原有機場與防空設備外，並保留中島飛機製造廠四十五所，鋁年產量二萬五千噸，又於青森增闢長達九千五百呎跑道之機場，復運昔日之神風隊飛行員赴美受訓。

但在另一方面，美國似在加緊宣傳企圖自圓其說地向其他國家解釋其對日政策。因此針對着中國的抗議，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及美東京當局有所謂「聲明」與「答辯」的發表，其實司徒的聲明，並沒有解釋或駁倒任何事實，而祇是一套恫嚇的言詞，美駐日政治顧問發言人的答辯也祇有藏拙托詞地飾辯這正表現出美國一種別有懷抱。美國在扶持遠東委員會的機構，一再拖延對日和會的召開，期於對日和約締結以前，造成既成事實，迫使其其他各國面臨不可更改的現狀。

美國扶植日本的理由，東京盟總正面積極的解釋是「防止蘇聯侵略亞洲」，「防止日本布爾什維克化」。美陸長羅維爾更直言不諱的說：「美在日佔領政策之厘定，係以對任何可能之侵略威脅為準則，使日本力量強大穩定，足以支持其本身，且能抵抗今後遠東可能發生之另一極權國之戰爭威脅」。駐日第八軍司令阿契堡說：「日本與美國友誼的貯藏所，將來或能阻止企圖攻擊美國之任何敵人」。這激底的說明了美國的意向。

反對扶日，並不是中國一國的偏見。而是全世界特別是遠東國家的共同一致的主張，我們深知中美傳統友誼的深厚，我們也感謝在艱苦時期中美國所會給予我們的一切助力，然而今天我們卻不能忘記國家民族的永久利益與生死攸關之所繫，讓美國在我們身旁養一隻餓虎，今天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扶日運動，不論有無共產黨徒混跡其間，受其利用，但這運動本身是純潔愛國精神的表現，不容任何人加以恫嚇侮蔑和干涉的。

美國也許是相信，無論如何，在短期內日本是決不足以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因為無論從那一方面言，日本想在十年二十年之內，趕上美國與之並駕齊驅甚或超過美國，殆為不可能，美國自無庸恐

懼，這一點我們也耳熟能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工業復興後，雖不一定有力量威脅美國，但它卻要找鄰近的弱國進攻，甚至用軍事的威脅，我們知道，第一次戰後德國崛起時，它最初進攻的地點並不是法蘭西、大英帝國或蘇聯而是先進軍萊茵，次併奧、捷，等它力量日益增長，才漸推向波蘭，威脅世界，戰後中國，損失慘重，繼以三年內戰，更十百倍於戰時損失，已臨民窮財盡之境，日本復興後的對外擴展，中國無疑又將首當其衝受其侵略，其次則為南洋各地而非蘇聯，待其實力漸次長成則再進而圖霸亞洲，那時美國便就是養虎為患雖心想駕馭而無力了。

今天我們這裏願意痛切地指出，「防共」的口號並不能遮盡天下耳目，美國不要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便是在「反共」的煙幕下崛起，結果使全世界遭受了一次血的洗禮，這是我們目擊的最森嚴的覆轍，美國面臨今天的現實，究應何去何從？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衷心贊成並擁護波茨坦宣言所宣示的原則，我們對於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必須有確的保障，在經濟方面，我們不能同意飽萊、斯揣克和德萊勃等的計劃，我們抗議不斷的減輕日本的賠償，在原則上我們雖然並不反對日本社會的安定和使日本人民自給自足，但今天亞洲各勝利國家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數，却遠超過日本，而這種生活程度的降低，完全是由於日本進行侵略戰爭毀滅旁人的和平生活和阻撓旁人經濟建設所直接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們有權要求日本以其物資及其工業作賠償，使受日本侵略各國的生活水準先行提高。至於在軍事上或經濟上含有侵略性的工業當然更不能應允許其保留。在政治方面我們是希望一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產生。

(下接十五頁)



戰後日本人口問題

李毓田

「反美扶日」，不如自己發憤圖強；懼日再起，不如多多注意日本問題。日本過去會屢以「人口過剩」為口實，實行侵略，故日本人口問題，應該首先加以注意。

日本人口問題，可從內外兩方面去檢討。茲先從內方面說起。(一)是出生率低落——日本人口出生率，以一九二〇年為最高，每千人增加三十六人，以後便逐漸低落，一九三六年為三十人，一九三七年為三十一人，一九三八年驟然低落到二十七人，一九三九年為二十五人，其後雖曾一度上升，但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因受空襲的關係，又急遽低落，日本政府從一九四三年後雖不再公布，然未嘗不可想像得之，大約二十人也恐難維持。據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金鋼鑽」雜誌所說，日本在一九三八年中，生產低落二十五萬，一般死亡增加五萬，合計自然增加的人口減少數字，總在三十萬人以上。準此以談，每年減少自然增加的人口三十萬，從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八年，不是要減少三百

萬人嗎？過去日本死亡率，雖然比其他強國高，但出生率也高，可以相抵，現在則不然，出生率低落了，低落和其他強國相等，死亡率却依然比其他強國高。出生率低落的原因，由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動員一千三百萬壯丁，戰死者一百八十五萬人，而人口自然損失，却達四百二十萬人鉅大的數字，比戰死者正多兩倍半。法國和德國生產率，在一九一三年到一六年一七年間，是減少了一半。德國的出生率，是由一九一三年之一百八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八人，低落到一九一六年之一百〇六萬二千二百八十七人。英格蘭威爾斯出生率，大約是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低落了百分之二十五。日本於一九一八年對我實行全面侵略戰爭，當然是要發生同樣結果的。

(二)是體質低劣化——據戰前日本陸軍省檢驗壯丁結果，合於甲種者逐年減少，合於丙種者則逐年加多。軍需工業工人，本由十五歲到三十歲的青年為標準，但到這次戰爭開始三年後便改由三十五歲到四十歲的中

年人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健民講座」開講第一日，「大日本國防衛生協會」會長荒木貞夫大將宣稱：「我國人口從量觀之，雖無可愛，但從質觀之，則殊不許樂觀！」體質低劣化原因，由於疾病，疾病由於營養不良，以及環境惡劣，強制工作等等。以戰前日本那樣富強國家，人民的體質本不應糟塌到這步天地，無如在「牛油代大炮」的暴虐施政下，人民營養不良，乃是當然的事了。

(三)是身體畸形發育——據日本陸軍省發表，壯丁的身長，是逐年增加的，一八九四年壯丁身長為一五六四·四公分，到一九一七年一八八年，便達到一六〇公分，即四十年間增加三·五公分，換言之，即每經二三年便增加一分。不過，身長雖然增加了，體重由每年五二·五〇〇——五二·六〇〇公斤，到五三·〇〇〇公斤上下觀之，比起身長，不能不說是有幾分減少，而胸圍也無變化。又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學生、生徒、兒童的體格的結果，也稱身長雖略有增加，體重及胸圍，則却「近於凝滯」，即未

增加。蔣百里氏批評日本人道：「缺乏內省能力的日本國民呵！身長是增加了，體重是仍舊，這是一件怎樣嚴重的象徵！向外發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日本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樣批評，日本人自己也都承認的。（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外交時報四二頁）身體畸形發育，一方面起於運動過分或不平均，一方面却也是起於營養不良。人的身體，那一部分多運動，那一部分便特別發育。日本人本質是矮的，明治維新後竭力發展體育，力求高長，以期與西洋人比肩，殊不知它只注意高長，而却忽略了平均發展以及營養。

復次，再從外方面說。戰前日本人常常宣傳「人口過剩」。這個「人口過剩」，明治維新後多少年來成為它向外侵略惟一的口實。日本氣候溫和，四面環海，生活舒適，且經常以魚類為食品，故有一個時期，它的出生率是很高的。惟因其向外發展過速，「超越了自然限度」，所以那個高度出生率維持不了多久，便驟然低落

下來了。當日限得是花酒作一大東亞共榮圈」的當兒，正是日本人出生率向下低落時期。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日本政府因此發表「國民優生法」，以鼓勵人民好好生育，但仍覺不夠勁，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內閣又通過了「人口政策確立要綱」。這個要綱的旨趣，是「以日本人之永續的增殖和資質的飛躍的向上，確保在亞東之指導力與適合的分配為急務。」具體言之即計劃到一九六一年後，由當時七千二百萬日本人（台灣朝鮮人除外），增加到一萬萬人。以這一萬萬人，一方面是用以確保其高度國防國家的兵力及勞力，一方面即用以分配到亞東各國，去實施統制。從這裏可以充分證明，與其說日本人口「過剩」，而寧說「過少」罷。

現在日本人又在宣傳「人口收容問題」了。戰後日本所喪失的領土，佔日本全領土百分之四十四，這只就喪失朝鮮、台灣、南樺太、南洋代管區等地而言，若再加上我東北及其它勢力範圍，恐怕要超出百分之六十以上。宣傳慣了「人口過剩」的日本人，現在日本領土縮小到這般天地，當然更要大宣傳而特宣傳日本「人口收容問題」了。照日本官方推測，日本人口到一九五〇年時，將要達到八千萬人之多。因此，日本人即以這個虛構的數字，向美國示意，要求糧食的輸入和失業者的救濟。不料，盟軍總

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對日本人的演說，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答復日本新聞記者問「解決日本人口問題何為最好方法」時，他不加考慮，率然答稱：有三種方法：（一）日本以高度工業化所製成工業品，換取外國的糧食輸入（二）日本過剩人口向海外移住（三）節制生育。（一）（二）兩種方法，本是日本全國人民所日夜祈求的，現在却藉薩慕士的口道出了。日本人咬住薩慕士的話，便可大事宣傳。據一九四〇年日本第五次國勢調查結果，日本總人口為七千三百一十一萬四千多人，如前所述，開戰後每年自然出生率減少三十餘萬人，到現在不是要減少三百餘萬人嗎？加之，因戰爭喪失的人口總數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人（據日本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所推測，事實上當決不止此數），從人口總數中減去減少數與喪失數，現在人口大約應為六千七百六十二萬餘人，何以二年後會有八千萬人呢？過去日本所謂人口過剩，固然靠不住，現在在日本所謂發生的八千萬人收容問題，自然也不是實情。

日本宣傳「人口過剩」或「收容問題」，最大根據是它的人口密度。現在日本普通人口密度，大約每一平方公里為一百九十二人，日本人口假若達到八千萬人，其密度應為二百〇九人二百〇九人的密度，當然是極高密度的。人口高密度典型的國家為比

利時，其人口密度，比利時為二七一人，荷蘭為二六八人，日本為二〇九人，好像比利時荷蘭比日本都高。惟比利時領土面積耕地佔百分之三十，五荷蘭佔百分之三十三，日本不過佔百分之十六。所以就耕地計算耕地面積每一平方公里，比利時人口密度為七百六十三人，荷蘭為八百〇三人，日本則達到一千三百一十七人。不過，那個八千萬人的數字是日本人虛構的，假若照實際數字如上所述六千幾百人萬說，應該與荷蘭人口密度相仿。而且還有日本全國人口的分佈與比利時，荷蘭不同。比利時與荷蘭人口的分佈相當平衡，而日本則多集中於靠近太平洋沿岸幾個大都市。就一九四一年說，東京擁有七百三十五萬餘人，大阪擁有四百七十九萬餘人，只此兩都市已超過一千二百餘萬人，約佔其內地全人口六分之一。反之，北海道、東北、山陰河地方人口却很稀疏。現在北海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有三十九人，故可收容三百四十多萬人。又與東北地形條件相似的，有山梨與長野兩縣，這兩縣平均人口密度為一百三十一人，現在東北人口密度為一百〇八，若把東北六縣人口平均密度增為一百三十一人對，也可收容一百五十多萬人。又若把山陰人口密度一百二十一，增高到與福井縣相同的人口密度一百五十人，對亦可收容五十萬人，其他如

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宮城、福島、茨城、千葉、埼玉、東京、神奈川、靜岡、愛知、岐阜、富山、石川、福井、滋賀、京都、大阪、兵庫、奈良、和歌山、德島、高松、香川、岡山、廣島、山口、愛媛、高知、福岡、佐賀、長門、熊本、鹿兒島、那霸等縣，其人口密度，均比日本平均人口密度為一百三十一人對，也可收容一百五十多萬人。又若把山陰人口密度一百二十一，增高到與福井縣相同的人口密度一百五十人，對亦可收容五十萬人，其他如

亦可以用同樣方式調整。從上以觀，可見日本人口問題在內方面而決不在外方面，內方面是日日本自己的事與盟方無關。故薩慕士所說只能代表他個人意見，對日決策機構的遠東委員會當然是不會採理他的談話的。我以為，現代國家在未走到世界大同（世界聯邦）前，每個想和平相處不存心搗亂的國家，都應該承認并實行這三個立國原則：（一）講求優生，節制產育，多產多死和長大成人，貽害社會不如少產個個養得活和長大成人能夠對社會有供獻。（二）經濟以自給自定為原則，打破過去帝國主義者的傳統政策，以他國做己國的原料供給地和銷售場。（三）人口要與經濟平衡發展，人口增殖應該要計算計算己國經濟力能否負擔。日本這個重新做起的國家，盟國正應該依照上述立國原則，使其實現如下的目標：

（一）使其毀掉了固有的重工業，軍需工業來建立輕工業，和平工業，（二）使其厲行優生節制產育，照日本現有的領土和經濟力，人口退縮到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的三千四百多萬人數字，最為合理。（三）使其發展自己農業，增加糧食，不要它再想望過去用暴力所擄取別人的倉庫。





柏林問題之回顧與前瞻

鄧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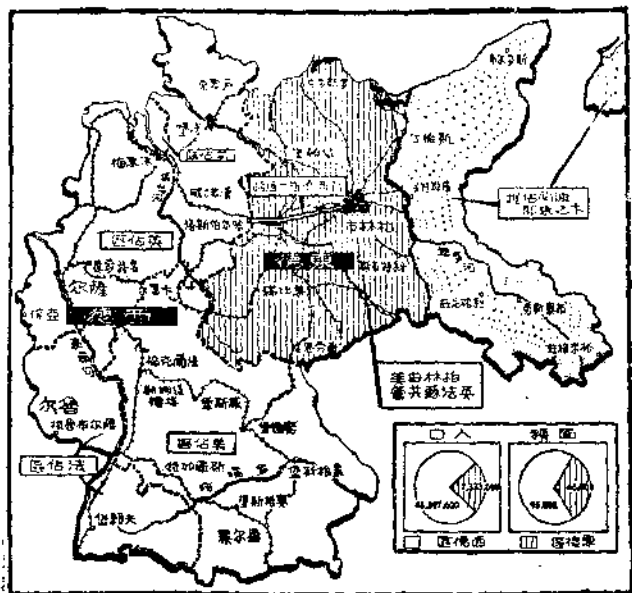
東西集團的鴻溝愈掘愈深，雙方的冷戰也愈打愈緊；德國問題既是東西列強利害衝突的焦點，柏林也就因此變成彼此接觸的前哨。封鎖與反封鎖，措施與反措施的局面，演來越趨越烈，到了今天，似乎已達頂點，使人們透不過氣來。

自從本月十四日蘇聯正式照會英美法三國，拒絕所提的對柏林封鎖的抗議書後，更增重了事態的嚴重性。一方英外部於十五日重申「吾人續留柏林，具堅定不拔之決心」的主張，同時美國也於十七日宣佈增派超空堡壘六十架停駐英國，短期內並將飛往德國作轟炸的演習。這顯然是一種直接的示威行動。在蘇聯方面呢？自然也不甘示弱，曾在同一天中派遣了空前未有的大批飛機，飛入西德與柏林間的英美空中走廊，有意干擾對方的空運工作，並有戰鬥機在柏林上空作示威性的演習。這樣一來，局勢是更轉惡劣了。

造成今天的「柏林危機」，決不是件偶然的事。除了兩大集團的根本利害衝突外，在事件的本身也有一長串的發展過程。遠在今年三月廿三日英美法三國在倫敦舉行西德問題會議時，就已替今天柏林的局勢埋下不安的種子，這顆種子到了三月廿日因德境蘇軍總司令蘇柯洛夫斯基在柏林盟管會上憤然退席而開始發芽。當時蘇氏極力抨擊英美法三國在

。於是四國共管柏林的局面，可說是已經終止了。以後便只有各行其是，彼此走向極端。由於蘇聯的意向是迫使三國退出柏林，以完成其統制東德的計劃。所以到了四月一日蘇軍就宣布設站嚴格檢查西德通至柏林的火車，無形切斷鐵道交通，繼又加緊管制運河，使水道運輸也遭斷絕。英美到此乃不得不採取空運步驟，集中運輸機，增強空運力量。不幸在五日又發生了英蘇飛機互撞的事件，形勢頓趨嚴重，英方甚至宣布將用戰鬥機護航。幸好六日

倫敦舉行的德國問題會談，指責三強事先既不通知盟管會，事後復對開會的情形保守秘密之不當。最後復稱：「西方國家的行動，證明他們已破壞管制德國的協定，因而證實盟國管制委員會已不復為四強實施管制的機構



英參謀總長蒙哥馬利抵柏林後，才使嚴重的局勢轉趨和緩，而蘇方對水陸交通的檢查制度，也逐漸鬆弛。不過雙方的冷戰在其他方面還是繼續着，各大小組會議也常因蘇方的拒絕出席而停開，或在會議在上彼此互相攻擊，最後是不歡而散，實際上四強對柏林的統治已無法合作下去了。

六月七日倫敦發表的英、美、法、比、荷、盧六國訂立對德協定的聯合公報又像是一陣颶風吹來，使動盪不定的柏林局勢，更搖擺得利害了。因為這一公報的內容，無異說明了一九四七年二月美共和黨外交顧問杜爾斯所擬訂的分裂德國的歐洲計劃已進入了正式實施的階段。對蘇聯這當然是一個嚴重而無情的打擊，所以九日柏林蘇軍當局就聲明反對，十六日莫斯科並正式提出照會，聲明倫敦六國協定，根本違反了波茨坦協定的原則，蘇聯無法加以承認。可是三強並沒有顧慮這些，且更進一步的宣布於二十日改革西德的幣制。蘇聯對此當然只有採取更積極的反措施，一方由德境蘇軍總司令宣佈西方盟國的單獨實施西德幣制改革為完成德國的分裂，同時並嚴格管制東西佔領區的交通。由於雙方折衝的結果，廿二日四強柏林財政長官會一度開會討論柏林幣制改革問題，不僅沒有結果，反更促使蘇方於廿四日實施蘇佔領區及大柏林市幣制改革辦法，同時進一步的企圖立刻迫使英美法三國退出柏林，加強壓力，斷然宣佈切斷英美法各區的水電供應，斷絕鐵路交通，使西德的食糧無法運入柏林，整個的西區陷入了半癱瘓狀態。

所謂「柏林危機」到此可以說是已達空前的高潮。措施與反措施，封鎖與反封鎖的搏鬥進入了衝殺的階段。西方強國所恃的武器，除了聲明和抗議之外，就只有賴空中走廊來維繫柏林西區二百萬人

的生命了。

不僅如此，德境蘇軍總司令蘇柯洛夫斯基於廿五日更直率表示：「西方盟國已破壞柏林的四強軍政府，該一機構已終止存在」。英美法三國也就只好重組軍政府。七月一日蘇方又宣佈蘇聯代表將不再出席柏林的四強聯合司令部，這表示自三月廿日盟管會停開後唯一管理柏林的四強聯合司令部也不再生效了。

其間，雙代表雖也偶有接觸，希望挽回僵局，不但效果毫無，而且蘇方的壓力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大。六月三十日又封鎖水路，阻止易北河上的運糧船，就是空中走廊的附近，也高高的懸掛着阻礙氣球，甚至還企圖用電波來妨礙英美飛機的航行方向。

西方盟國方面隨着當前嚴重的危機和萬分緊張的局面，雖然頻頻會商，也無根本辦法，最後只有出於聯合照會蘇方，提出強硬抗議的一途。照會是於七月六日致送的，強調下列幾點：1. 三國決心留駐柏林，不因威脅、恐嚇等行動而退出。2. 根據四強協定，三國有權駐在柏林。3. 要求共享柏林與西德區的交通自由。4. 三國準備與蘇重開談判，討論德國整個問題，但聲明恢復西區與柏林間交通係重開四國談判的先決條件。照會送出後，雖則未經等待蘇聯答覆就於九日公佈，以作恣態。但十四日蘇聯的覆文到了，如眾所料的，對三國要求各點，全是回答一個「不」字。

許多人把希望寄托在蘇聯的覆文上，到此都成泡影。報紙上傳出三強將考慮以武力突破柏林的封鎖，但就目前情形看來，尚不會做到這個地步，因為在三強方面的步驟也不一致，法國以地理及內政關係，更不願首當其衝。所以這幾天在海牙舉行的西歐五國會議中，法、比、荷、盧四國就都反對與

蘇聯攤牌，主張應採緩進政策。就是本月廿一日馬歇爾國務卿亦宣稱：「為避免戰爭悲劇，美國將採取所有措施，以求與柏林蘇軍獲致一可以接受的協議」。

由上述這些跡象看來，許多人認為除非用武力不能解決柏林問題的想法，至少暫時可以廓清一下。現在蘇聯又宣佈將有大量糧食輸入柏林，並可供應西區，這支票縱使不兌現（這是西方觀察家的說法）却可由之看出蘇聯想緩和這種緊張局面的意向。

目前三強方面所循的途徑，將是再一次的向蘇方致送聯合照會，除駁覆蘇方十四日的覆文外，對於召開四強會議或將提出折衷辦法，使蘇聯易於接受。

未來的四強會議能否迅速召開，目前尚難確說，就是召開了，對於整個德國問題能否全部解決，更是不敢斷言。自倫敦六國協定訂立後，德國的分裂已經成了定型，決非一次會議的力量所能改變。若是德國分裂的命運不能挽救，相信柏林的危機是會永遠存在的。

（上接十一頁）

我們積極的主張：（一）盟總應忠實執行波茨坦宣言與遠東委員會決議，剷除日本所有保守反動的權威與勢力徹底摧毀其一切軍備，嚴懲戰犯，解散財閥和一切法西斯團體，扶植自由民主的新力量。（二）由遠東委員會組織調查團。切實調查日本應保留的生活水準和日本真正的賠償能力。（三）根據波茨坦宣言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召開對日和會，訂立和約，終止今日美國獨斷獨行的局面。

最後我們鄭重表示，我們對美國向無惡意，對日本也不採取報復，我們反對美國扶日，並不是反對美國人民，而祇是反對美國現行對日的錯誤政策

，我們也並不反對日本人民，而祇是反對保守落後軍國思想的侵略舊勢力被扶植重新抬頭。

美國應放大眼光，對目前的對日政策重新作一番冷靜的反省和檢討，如再似今日一意孤行，不顧盟國利益和感情，一面扶植日本反動勢力，威脅遠東各國安全與生存，一面以外交通詞作煙幕，則勢將激化各國人民之憤懣情緒，加速美國與遠東各國之分裂，美國不要祇知以日本為其政策之工具，而完全淡忘了對各同盟國及世界人類所負的歷史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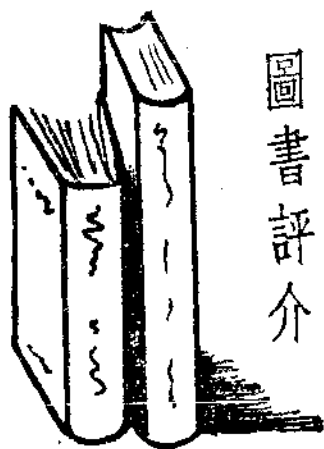
（上接十六頁）

一年以前，當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舉杯歌頌「和平」時，他們做夢亦想不到以反共急先鋒自居的希特勒竟然出爾反爾有此一手的吧！

邱吉爾寫他的回憶錄，原是「希望對往事深思熟考，以作我們將來的引導。」不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主張却未必適用於今日。首次大戰後，勝利國唯一的課題是防止德國再起，雖然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彼此之間倒沒有什麼根本分裂的傾向。在這種局面下，照邱吉爾的意思，勝利國家祇要免去「愚昧，疏忽，和好心腸，強硬的對付德國，戰爭就可避免。這是說得通的。然而時至今日，情形大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大國不僅對戰敗國不嚴防其再起，而盟國之間復發生了根本的分裂，形成均衡勢力的兩個對立陣營。假使以邱吉爾的「強硬」主義用於今日，僅足以加深雙方的明爭暗鬥，原子時代，強權外交，第三次大戰恐怕是不必要成爲必要的了！

無論如何，戰爭是人爲造成，亦是人爲可以避免的。邱吉爾寫大戰回憶錄能思及往事，說第二次大戰原是不必要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昔視，我們相信第三次大戰亦是可以避免的。我們與其事後追悔，不如當前聰明謹慎，多懷抱些救世和平的好心腸。今日的世界需要容讓，大度，善意而特別有先知遠見的政治家來引導人類走上長期的和平之路。戰爭既然是不必要的，人類又何必戰爭呢！

圖書評介



不必要的戰爭

覃以理

讀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在他新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有比較詳盡的記載。他以為聽任惡人武裝而引起戰爭，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勝利國家的「愚昧，疏忽和好心腸。」然而，我相信，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不會愚昧，不會疏忽，在國際關係上

亦未必有真正的好心腸。希特勒窮兵黷武，固然是戰爭的元凶，但戰爭之來，說得更切實一些，乃是勝利國家苟安近視因循自誤所致。特別是英國現實主義的對德綏靖政策，從麥唐納，鮑爾溫到拾了雨傘兩飛德國的張伯倫而臻其極。捷克被犧牲了，希特勒在歐洲的「最後的領土要求」達到了。可是希特勒有他自己的對「最後」的解釋。英國上了當。全世界再一次的遭遇空前的浩劫！

萬人作了最大努力和犧牲，和正義的目標勝利之後，而我們至今仍沒有得到和平與安全，我們仍處在比我們所已克服了的更為惡劣的威脅之中，可說人類的悲劇已到了登峯造極的絕詣。」

老邱的這部大戰回憶錄，——以一個身居政府高位，二十年間躬逢兩次大戰的創造歷史的人來寫歷史，縱述事態的演變，橫貫個人的經驗，——是一部極有權威有價值的著作。它不僅是一部史書，亦可當作特寫筆法的自傳來讀。它承接邱吉爾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撰的「世界的危機」，「東戰線」，和「歐戰後篇」三書，確實可成爲又一次三十三十年戰爭的詳細記錄。全書共五篇，隨寫隨印。第一篇脫稿於本年三月，節略連續刊載於紐約時報及生活叢報。首篇全書約四十萬言，六月中在美出版。其餘四篇何時寫完，恐怕連邱氏自己亦不知道。第一篇漢譯本坊間出版的節本有兩種。這裏所用的是商務版全譯本。首篇分「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三九年)和「晦暗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兩卷。總名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真的，在第二次大戰過去不久，舉世又面臨第三次大戰的危機的今日，讀邱吉爾此書，殊令人百感交集。第二次大戰的陷天大禍是由希特勒開下的，不錯。可是使首次大戰一個戰敗者繼續維持其解除武裝的狀態，乃是勝利者的責任。試問那時勝利的英法等國有沒有盡這個責任？(商務全譯本頁二九、三〇)沒有！再看今日二次大戰主要的勝利國，對戰敗的敵人用「仁惠」的手段修好有餘，嚴防其重整武裝則不足，反而在某種動機下扶植其復興，這亦正蹈了第一次大戰後勝利國家特別是英國的覆轍！

書的主題似在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原來是可以避免的。有一次羅斯福總統問邱吉爾對這次戰爭應該作何名稱，他以為「從來沒有過一次戰爭，比剛把上次大戰劫餘一切破壞盡了的這次戰爭更容易制止。」他又說：「在成千

重溫歷史：保持歐陸均勢是英國傳統一貫的政策。首次戰後，英國爲了不願法國壓倒一切的稱雄歐陸，漸漸的表現抑法揚德的傾向。她對於德國態度的轉變是很快的。法國爲了強迫德國繳納賠款侵入魯爾區的時候，英國對德反表同情，甚至敬慕之忱。(商務全譯本頁八)一九二六年羅迦諾公約簽訂以後，對德漸次發生一種友善的情感。(同上，頁二二)到一九三二年出席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在鄭重提出要求取消對他們重整軍備的一切限制時，他們竟得到英國報紙有力的支持。當時英國的輿論越來越拋棄所有對德的戒備。(頁五四)麥唐納計劃主張法國的陸軍應自平時編制的五十萬人縮減至二十萬人，而德國應該擴充達到平等。(頁五五)英國的利益與法國不同，陸軍是法國的，海軍是自己的。同的是別人的陸軍，自己的

海軍却可由維持和約中裁減德國海軍軍備的條款而得到保障。直到一九三六年希特勒下徵兵令後，英國竟還和他簽訂海軍協定，准許德國建造英國三分之一的大海軍。此時英國以自己的海軍對德國將長保三對一的優勢而沾沾自喜。殊料這正助長了希覺兇敵，并且使英國失信於盟國。「英國所應要自己特殊的海軍利益獲得保障，顯然願以任何方法使納粹德國滿足，至於對那些爲德國陸軍擴充而忍受威脅的友邦發生什麼不利，英國是不管的。」(頁一〇一、一〇二)在英國這種「無是非之心的自私態度」鼓勵之下，納粹份子更是趾高氣揚，墨索里尼亦繼續推行他對於阿比西尼亞的計劃。

在希特勒走向戰爭的路上，邱吉爾以爲勝利國家通過國聯可及時加以制止。(頁六八、八六、一〇六)實際上，國聯這一個組織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美國發起這組織結果自己反不參加，使國聯的權威先天受到損害；而參加的列強又復同床異夢，各行其是。所以這時候除非國聯內部有一個安定的領導力量促成相互的團結，它不能發生什麼實際的作用。日本侵華，德國整軍，義國侵阿，國聯都不能予以積極的制裁，致使聯盟威信掃地名存實亡。想不到國聯致命的弱點，又重見於今日的聯合國，能不令人興歎！